

一切，始于一次见面，2019年，初春的样子。

出身俄罗斯翻译世家的朋友约我在星巴客见面，那时还没有起疫情，所以这样的见面稀松平常。但也不平常，因为它成为我认识一个远方作家的起点。见面的闲谈很快聚焦于一本俄文书稿与自然插画，那是他俄罗斯旅行归来的收获。它们均出于同一位作者，而作家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你是中国第三位见到过他文字与画的人。”朋友语带神秘。

此前，文中的几个小段，他将译文发给我，以职业编辑的敏感，我意识到它们可以派上用场。我的确刊发过几小段，完全是按着北京的节气点。如今再看刊出的文字，瞬间就能记起2月14日，北京是个雪天。再过一周，北方依旧严寒。因为这两篇都带着雪的寒意，分别是：《雪总是有很多颜色》，《大地仍躲在棉被下越冬》。标题是我从文章中提炼出来的，成书后，我发现它们全隐没在了众多段落文字当中。像一棵白桦树重归于白桦林；一只鸟，再次栖隐于茂密丛林之巢。或许这就是俄罗斯广阔的大自然，谁也无法一穷穷尽，而任何一次记录、描摹，都是一期一会。

就书中的俄罗斯自然，作家用了三种笔法再现。第一部分“诗意描写”，纯然是触景生情的瞬间思绪。此前，样章出来时，这部分被分行排列，且设计得高低错落，我不太习惯。成书后再体会，揣摩到可能是在再现写作者的观点与思绪翻飞。用视觉做阅读的再创造，设计者难免和我们这些依文字做想象的人有出入，不过，我到底还是惊讶于他造雪的能力。用纸造雪，就在封面上，不是那种洁白、无垠的雪，而是，以隐隐的黑土地衬着，浮出来的雪。封面纸有糯米般的质感，但整本书翻阅起来又带出有力的沙沙声，那是他刻意做的假毛边带来的阻力所致。假毛边呈现均匀的纵向切痕，中间又横着一条灰色的线，是雪世界，但还不是白茫茫一片空。这，又确是我所领略的书中那个雪世界。

我差不多要感激，在这疫情无尽的等待中，还有这样一本书，在带我完成一次特别的俄罗斯之旅。要知道这个国度早在我的旅行清单当中，因疫情而按下暂停键，实在是遗憾无边。期望踏上这个国度，无疑来自以前阅读过的俄罗斯作品的召唤，当然也包括那些与俄罗斯有关的圈内友人。他们赠我译著，又与我分享他们的俄罗斯旅行札记。所有这些，都奇迹般指向大自然——万径归一，在这个国度，一便是自然。

这土壤孕育风景画家及对风景敏感的诗人作家。当然，我相对更熟悉的日本也是。只是两个国度作家笔下的自然比起来，俄罗斯作家没有那么幽玄孤寂的生命感伤，它雄浑中带着壮阔，险峻中又蕴含着瑰丽。它是属于北方的童话，森林、河流中隐藏着大自然无尽的秘密与诗意。当年黑泽明远行到苏联执导电影《德尔苏·乌扎拉》，留下的与其是人物形象，莫如说，是被大自然塑造的种种印记。

总之，一接触到这本书，我就有着万千的联想。而在书稿往返、等待成书的过程中，我也像置身于俄罗斯远东，感受着那漫长冬季向春的迁移。无疑，这近乎慢镜头一样的延缓，但惟其如

书间消息

找人参。斯特列尔科夫、科利别里、马英年科。一九六一年



此，微变当中，才能听到草木由枯转绿时，寒冰乍裂的声音。

而我又如何从刊发文章片段，转到出版中的书稿阅读了呢？事实上，如果和出版方、译者方同时是好友，好像自然就过渡到这个看稿人角色。对此，我当然也是欣然接受，部分原因还是，我想一次次置身于这位俄罗斯作家所描述的世界当中。说来这里面没有完整而惊心动魄的故事，对大自然的某个瞬间，也常只是素描一般的刷刷几笔，但你一遍遍通读过来，还是会在某些地方流连赞叹。它甚至让你觉得，人如果忠实于比自己高远、恒久的物象，比如日月比如河山，就那样日复一日地面对，总有一天，它们的气息魂魄会移植进你的躯体当中。以至于，见字如面，我多少已在想象，这位作家，当和山川河流一样，深沉、朴素，健朗而有力。

写出这样的大自然的作家，在俄罗斯作家中是何等量级？我没有去细究这些问题。我甚至多少还庆幸，他的作品被引介，我是最先接触的读者之一。我所知的国内的俄罗斯文学出版，已经是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作品方阵。森林般浩大，且不同作家的翻译出版工程，差不多还在推进。仅以自然文学这个序列来论，普里什文、艾特玛托夫、屠格涅夫那些名家名篇，还是会自动优先，排在阅读的选择之前。

经典自然不能绕过，但经典也有某种负累。我们在分享阅读信息时，已不太确定是它名头大，你才喜欢；还是你必须喜欢，因为它早已是经典。影响的焦虑在每一个读者那里都存在，但有时，我们又执拗地渴望着，建立一种私密之好的精神相联。我记得，诗人蓝蓝曾经也写过一篇追寻俄罗斯作家的文字，也是因为对方的自然随笔。她多年

笔会

一条大河在他的身躯里呼吸吐纳

孙小宁

样事物做探求，知其名，识其形，领会其堂奥，进而，雕刻它们的容颜。

阿穆尔河，这就说到阿穆尔河。看老人的创作简历，其一系列代表作——《密林：寻找人参的奇迹》《夏日旅行日记：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城市、人们、风光的故事》《森林的花纹：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大自然的随笔、特写和故事》《大自然遐想》《阿穆尔河沿岸日历》等，都几乎围绕着这一条河展开。而这条河，1931年，普里什文也曾以考察的目的去到，并写出著名的小说《人参》。但还是那句话，大自然经过每一个创作主体的创造，会变成不同的风貌。老人的阿穆尔河，更有一种生态日志的意味。

这条河最终的目的地是鄂霍次克海。远方的阿穆尔河我至今无缘得见，终点却嵌在我有段日本的旅程当中。2017年，我和同道友人所乘的车辆，曾行驶于它的左右两岸，地点是北海道的道东知床。此行之前，虽然也做过攻略，但当道路上的标牌上用片假名标示的“鄂霍次克海”被我拼出，我还是震撼莫名。而知床的定义又是：日本最北端能看到流冰的地方。我们去的季节是年末，有些惊心动魄的景象还无法得见。但同行的翻译是见过的，她给我看她有年2月在这里拍下的视频，但见海面涌动着无数流冰，几近于我在南极所看到那般壮阔。转而回到这本书中，我

又看到一群人在欣赏相似的景象……

自然如此的广泛相连，老人的心中，当也是有一个自然联起来的世界。尤其当我读到，他在议及异国的新年中，人们为聚在一棵装饰好的树下过年夜而伐倒一棵80米高的枫树时，我同样能体味，阿穆尔河周边，一些树被无缘无故伐倒时的他的心痛。人类各种欠考虑的行为，有可能是出于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自私，也可能是因为久居都市，与自然隔膜日久的淡漠无感。

只有他这样时时面对自然的人，才保持着这种近乎同一的敏感。他同时还知道，停止捕猎白鲸，对于修复大海内循环的意义。自然本身所存在的训诫，他用“诺亚方舟”篇章名来彰显，这本身就是警醒。而“诺亚方舟”这部分文字，无疑是对阿穆尔河最深入细致的考察记录。仅一把刀在狗鱼肚子完成了它的漂流这段，我就在朋友圈晒过几次，其实是在表达我对自然本身之传奇无以复加的惊愕。

出生于1917，逝世于2011年。老人最终活了九十四岁。熟悉二十世纪历史的人，都能从这个时间跨度上，想象出爱伦堡所谓“人、岁月、生活”的三种印记。我想他同样也有。只是，与其他俄罗斯作家不同，他并没有将更多社会、家庭内容放诸文字。一个人真就如此单纯而恬然地度过了一生，我相信这不是人生的实相，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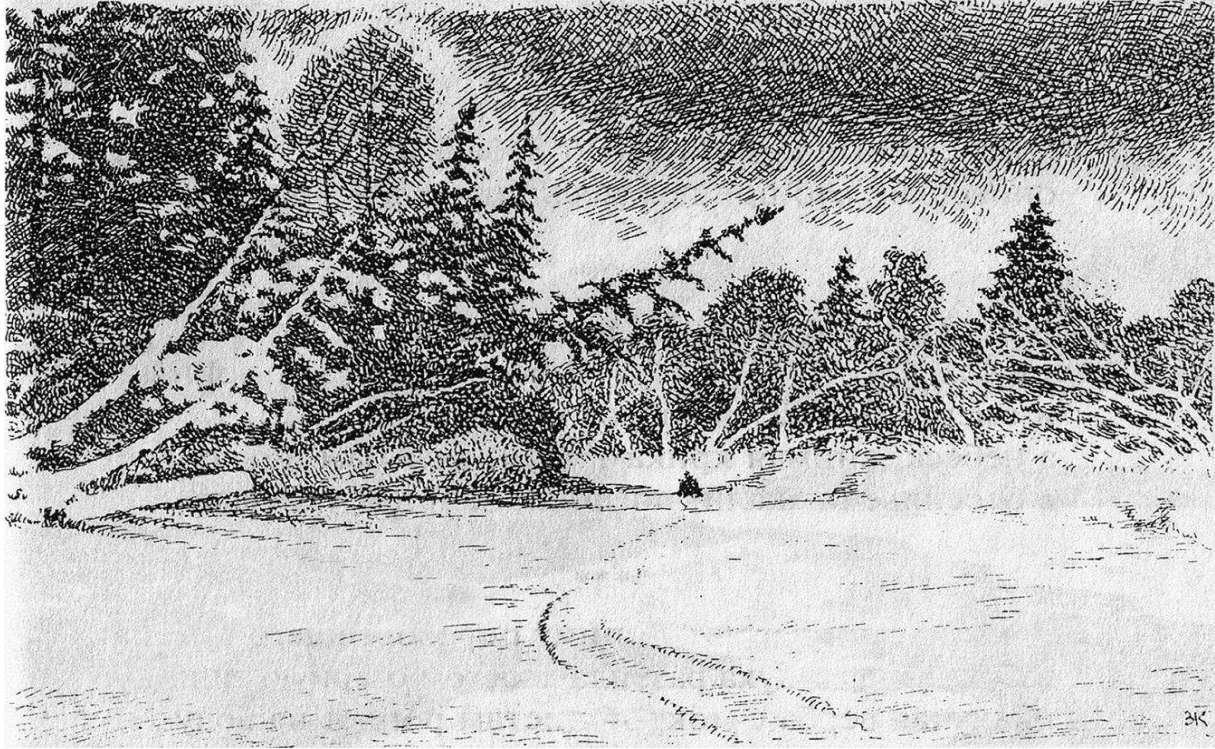
是化复杂为单纯，又像是大自然作用于他的生命奇效。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人生。一个人找到了永恒的寄托，并还能把这种热爱表达出来。这就相当于拥抱住了幸福——“幸福”，倒是这本书中老人反复思索的字眼。“幸福各不相同，可以分成一定的阶段。如同昼夜划分一样。如果，在一定时候，在允许范围内，在不被灾难干扰的情况下，一个人能遵循命中注定的一切，那么可以认为这个人是幸福的。”回味书中这段话，我们不妨说，被限定的幸福，也可以是无限的。

别忘了，他同时还是画家。还能用画画的方式，为自然完成一幅肖像。文字所不能传达的情感意象，可以在此尽做补偿。这种幸福感，纯码字的人虽不能完全尽会，但也能捕捉一二。这就相当于，我们对自己最亲的人所怀的心愿一般——无论怎样，都想为它在时间长河中留下印记。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科利别里，这里留下这位作家完整的名字。

但愿有一天，我能站到阿穆尔河岸边，在它真实的流动中，再次回想阅读当中它带给我的刹那感动。

本文配图均选自《大地仍躲在棉被下越冬》([俄]弗·伊·科利别里著 陈淑贤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年9月版)更多图文请移步“文汇”App和“文汇报”微信公众号



科利别里的速写

郑儒铖先生二三事

周林东

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其尧先生复印来一份徐自豪先生的文章《“毛泽东选集”英译组人物之郑儒铖》。看着先生笃厚的遗容，不禁又一次悲从中来。今年(2021)是我先生百岁诞辰。先生猝然辞世，已是四十年前了！

1957年我考取浙江师范学院外语系。入学不久，便听到一则关于郑先生的轶事：五十年代初，一位英国友人到访杭州，省外办准备晚上以越剧《梁祝》款待。从北京跟随的译员说没听说过这种地方戏，也不懂浙江话，希望另请高明。外办急中生智，召请郑先生救场。看戏后的第二天，这位友人兴奋地说昨天晚上译员太特别了！听着他低声细语，便想起自己牛津 years 听导师在烛光下讲莎士比亚；还问是否可以把“这个年青人”带走！消息传开，同学们要郑先生具体谈谈。先生具体得很简单：“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切就顺畅了，唱词有字幕，“金山银山”之类词句照译便好，一听那是隐喻。”

升入二年级，我们便有幸入先生门下。先生讲话言语浅近句句入耳；我们或埋头笔记或听得入迷，课堂常常静悄悄，但也不时哄堂。一次，先生把课文里一句话写在黑板上：He laughs best who laughs last. 他抑扬顿挫地读一遍，再用红粉笔把定语从句划在主语之后，又读一遍。然后走近同学，说：“You may laugh at me now, but I shall win in the end, and laugh at you.” 他说 me 和 I 时指着自已，说 you 时指向同学，逗得全班直想起立欢呼！——我一直记着这个细节，因为在我此后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如果要解释这句谚语，我便模仿老师，亦步亦趋。

我还记着另一个细节：先生把课文里一个单词 gale 写在黑板上，说：“这个词可不总是像课文里说的很可怕(指强风刮倒大树)，如果它出现在一首诗里，很可爱。”他说着在这个词后写了另一个解释：(poet.) breeze。大家眼睛一亮。

先生上完一节课，黑板大致也满了。把黑板上的词句一一记下，便是很好的课堂笔记。动作慢的同学请值日生慢点擦，其实值日生也舍不得擦，因为先生的板书太美了！笔底龙蛇，灵动自如，连逗号的尾巴也好看，被称为“英文书法兰亭序”，许多同学都在模仿。师哥杨源和师姐张合珍仿得最棒，大家佩服。

我很庆幸自己珍藏着郑先生批改过的五本作业本，布满了先生的真迹。作业的主人应槩棠，同班好友。我期中生病不能跟班上课，便一本又一本地要了他的作业本，研读郑先生的批改妙招。先生批作业不只是改错，他习惯“笔授机宜”，写下地道的句子或可用的短语启发学生。比如这样一个汉译英句子：他听从我的劝告，每次读报做笔记。郑先生把学生臃肿的复合句改通顺后，写下自己的译文：On my advice, he makes notes while reading newspapers. 同时列出三个短语可供替换：Acting on my advice, during his reading of newspapers, every time he reads newspapers.

再比如造句。学生造了这样一个句子：We obtain the success at the expense of our energy. 郑先生把这句话划掉，另写了两句：The capitalists get rich at the expense of workers. He became a brilliant scholar at the expense of

health. That was bad. ——先生用两个地道的句子提示你为什么你的是错的。

修改作文，先生更是呕心沥血。应君是个淘气包，字迹潦草。先生努力辨认，悉心修改。笔者取一篇议论文最后一页统计如下：蓝墨水词 93 个被删 34 个，先生加写红墨水词 57 个！标点的修改不计。

先生当时教两个年级两门课：精读和英国文学。这样的作业每周要批改七十多本。以先生的这种“笔授机宜”不厌其详的批改方式，要消耗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先生像吐丝至尽的蚕，烧燃成灰的烛，累死在讲台上，注定的宿命。

端详着先生的遗容，我脑海忽然掀起一道波浪——先生太善良了！在善良被羞辱被践踏的漫长岁月，先生一直坚守善良，这也是一种倔强。我从先生的唇角，看见了这种倔强。

先生的为人，郑师母的纪念文讲得最透；先生的学问，钱先生的慰问信说得最准。徐自豪先生的文章影印了这两份原稿，十分珍贵！

钱先生的信如下：

剑芬同志：

昨天惊闻儒铖同志的噩耗，十分悲痛。他和我在三十年前愉快地一起工作，是我最敬重的朋友之一。知道他的人没有不佩服他的人品和学问。他突然逝世，国家丧失了一个人才，学生丧失了一位良师，我个人也丧失了一位益友。你的伤心，是可想而知的。我因天气转冷，哮喘旧病蠢蠢欲发，不便出门，未能亲来吊唁，衷心歉愧。先此写信慰问，并嘱小女钱瑗代表哀悼。望你加意保重身体。

专致
敬礼！

钱锺书
杨绛 同候
十一月八日

师母的“纪念文”这样写道：“铖是一位极有英语才华的天赋学者、书呆子、大孩子，品格高尚、善良、忠厚、纯洁，具有人类中最美好的心灵。人生易逝，辛勤为国为人民为党工作。先公后私，鞠躬尽瘁。……”

读着纪念文里“大孩子”这个词，笔者脑海浮现出一幅景象：当时我们学生为节省八分钱车票一般都是走路进城，这就有可能看见郑先生和夫人在路边等车。“郎才女貌”是杭大人对这幅美景的“通感”，不过我总觉得还有点别的什么，说“小鸟依人”，则完全不准确。——事隔六十多年，读到“大孩子”这个词，忽然觉得我可以准确地描述这幅美景了：师母身材高挑，贴先生站着，就好像是幼儿园的老师在护卫着一个大孩子！

谢谢师母用满满的爱陪伴和照料了先生的后半生。

鲁迅先生说，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不缺埋头苦干的人；郑儒铖先生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鲁迅先生的话。

六十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郑先生悉心批改的五本作业本。我曾经想把十枚已经生锈的订书钉换成丝线重新装订，幸亏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一切要原封才好。

我今决定把一本留作传家宝交给我的孩子，另四本托付我的忘年交吴其尧先生珍藏。其尧也是个大孩子，也醉心英国文学；把郑先生的手泽托付他，最为稳妥，最是合适，最能表明郑先生的专业后继有人。郑先生的批改，透露出许多讯息：传道、授业、解惑全有。如果哪位学者乐意加以系统研究，请与吴先生联系；也或者你只想一睹郑先生的“英文书法兰亭序”，大孩子吴其尧很乐意彩印一张奉送。

济慈说美丽的东西就是永久的快活(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郑先生的手泽当然是美丽的东西，应该亮出来大家分享。

《重修泖桥澄鉴寺记》碑文拓印小记

李达林

今年“五一”小长假，退休多年的我宅在家里做着“断舍离”杂务，突然眼睛一亮，寻找多年未果的《重修泖桥澄鉴寺记》碑文拓片重现在我面前，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慢慢地，轻轻展开尘封几十载的拓印，刹那间一个个俊秀而富有活力的著名书法家文字，仿佛在雀跃着、舞蹈着、咏唱着，一直连绵到天外……一时间，那种踏破铁鞋无觅处，那种老朋友久别重逢的喜悦，无以言表。我赶紧打开手机拍下来，把一幅幅图片分享给“泖桥和尚庵寻隐者”群里的朋友们。大家那种一睹为快的神情，我是可以想象的。

此时，思绪早已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我在泖桥中学教书。有一天，上好课走出教室，有几个学生围着我，说，“老师老师，和尚庵房子拆掉了，工人们在拆墙壁时发现了一块大石头，上面还有好多字呢。”

“啊！”我惊讶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放学后，我无法静下心来，耳旁不时有个声音好像在说，“快去看看吧，那是你念了一年‘经’的地方呀……”是啊，砌在墙里的大石头，上面写了些什么呢？我不由自主地来到了和尚庵。和尚庵大名澄鉴寺，1972年我读高一时就在这大雄宝殿作的教室里上学，印象中这里还是蛮有气势，几根大柱子一人合抱有余。但眼前已是一片废墟，大雄宝殿被夷为平地，附属房舍全只剩残垣……

我在乱石堆里努力寻找着，猛然发现一块长方形石板，仰面朝天。仔细一看，上面刻着：“重修泖桥澄鉴寺

记、澄鉴寺与朱泾、枫泾东西相望，……泖桥横栏之于巽上……”大致意思看明白了，这是一篇碑记，碑上署着陈继儒撰、董其昌书、钱龙锡篆。这三位古人中，我只对董其昌有些了解，知道他是明代的一位大书画家。看着这不失灵气的碑文，我思忖着要尽快把这碑文拓印下来，否则说不定几天后就是一堆碎石了。

记得那是1982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天气晴朗，我早上乘公交车去金山县城的新华书店，购买了十几张宣纸和一大瓶墨汁，就急匆匆返程。在洋泾桥站下车后，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达和尚庵遗址乱石堆上，找到那块石碑，顾不上擦汗就开始了拓印碑文。

当时，我对拓印手法不太了解，好在曾去西安旅游过，在碑林游览时看到过拓印的简易手法，就用事先准备的纱布包了一个扁平状的棉花团，蘸上墨汁拍打起来。拓印也是个技术活。第一张纸因上墨太多，文字基本看不清楚，第二张还是不行，直到第三张时才算有了点门路。就这样捣鼓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赶在太阳下山前完整拓完了全部碑文。我直起腰，长长地吁了口气，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了。

后来，我离开泖桥中学去金山县城工作了，虽没有再去过和尚庵遗址，但这块碑的命运一直在我的心中牵绊。后来听说在陈蔡人吴培林君的努力下，几经周折，才使此碑免遭厄运，最后被收藏到金山县博物馆里。真是功德无量！